

慧律法師佛學講座-楞嚴經(75)

第七十五講: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研究(54)

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

《楞嚴經義貫》437頁，第[7·顯示見性無礙。]它這個無礙就是：大相無礙、小相無礙；長短無礙；方圓無礙；近跟遠無礙；空，還有障礙物無礙，也就是見性是獨立存在的，不受大小、長短、方圓、近遠、空塞的影響，它是絕對獨立存在的，叫做顯示見性無礙。

經文：「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，若此見性必我非餘，我與如來觀四天王勝藏寶殿，居日月宮，此見周圓，徧娑婆國；退歸精舍，祇見伽藍；清心戶堂，但瞻簷廡。世尊，此見如是，其體本來周徧一界，今在室中唯滿一室，為復此見縮大為小？為當牆宇夾令斷絕？我今不知斯義所在，願垂弘慈，為我敷演。」」

{註釋}。說：「我與如來觀四天王勝藏寶殿」：阿難曾經乘佛的威神之力，而隨佛至四天王宮殿，其殿皆是殊勝的寶藏所成，故說是「勝藏寶殿」。「居日月宮」：阿難後也隨佛到日月二天子之宮殿。在這個我們要了解，我們的眼睛、肉眼是看不到的，這個沒有神通是沒有辦法的，他的頻率跟人間的眼睛的頻率，是不相應的。所以，看起來，我們眼睛看：咦？就沒有什麼啊；但是，有神通力的，他就有辦法！所以，我們今天看須彌山，日月繞須彌而轉，我們在

須彌山看；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喜馬拉雅山，也沒看到什麼，它就是一座山，一座緣起的、如幻的山而已。因此必需藉佛的神通力才有辦法。

「此見周圓，徧娑婆國」：「此見」，我此能見之性。「娑婆國」，是指娑婆世界中的南閻浮提。諸位！這個南閻浮提，也是一直有爭論的，這南閻浮提，有的講：南閻浮提就是我們的地球；有的講：南閻浮提它不是，就是東勝神洲、南瞻部洲，西牛貨洲、北俱盧洲，它只是一個洲的範圍。所以，這個南閻浮提，佛陀當時候講的這個地理位置，天文、地理位置，因為就是就當時大家所能認識的。所以，二千多年那個天文、地理位置，不同於現在的用地球的衛星定位；或者是照相；或者是天文學來講到，以前都是以地球為中心。

諸位！包括我們那個算命的，什麼星座，如果你相信是什麼星座，天蠍座，或者是什麼牡羊座，你相信這個星座的命運，你就必需以地球為中心來討論的。知道吧！討論這個星座，是以地球為中心來討論的，地球是不動的，而太陽跟月亮是繞著地球轉的，幾百年前的天文現象界是這樣子，才討論什麼星座……什麼命運的。這個依今天的天文學來講，那個星座是不準的，完全錯誤的；但是，大家興趣就好，你是什麼座的啊？我是天蠍座的，我是天蠍座的。就討論天蠍座怎麼樣……某一些還有一點準，你天蠍座的是長得怎麼樣啊；人好不好看啊；個性怎麼樣的，某些還講得滿準的！但是，那個是以地球為中心，去講、去討論的。知道嗎？所以，講什麼星座，依今天的科學的角度來講，是嚴重錯誤的！今天的科學，必需以太陽為中心點來討論；但是，如果討論到

星座的問題，卻以地球為不動的角度在討論的，這是根據以前的錯誤的天文學，反正大家將錯就錯，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，就這樣討論，反正你興趣就好，我也不反對，反正大家都談一談，就這麼一回事！

以阿難不是以自己神力所見，所以無法很精確。「伽藍」：梵文叫做「僧伽蘭若」，僧眾所住的園庭，引伸為寺院之通稱。所以，我們稱為伽藍聖眾，伽藍聖眾。以前一個老菩薩，他念錯了，念台語念作“加拿”，我都聽不懂，我說：什麼是“加拿”啊？他說：就是那二個字啊！我說：這二個字是什麼？一看：喔！是伽藍。伽藍，梵文是僧伽蘭若。所以，只要把梵文翻譯成中文，中文再翻譯成台語，念起來就不能聽，就不能聽！就像大悲咒就好了，以前老菩薩也是這樣念：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，念起來就是很奇怪了，很奇怪！但是，如果虔誠念的話，也會感應，也會感應就是佛教論心。所以，一般稱為伽藍，伽藍，就是指出家人寺院的通稱。

「清心戶堂，但瞻簷廡」：「戶堂」，戶內之講堂。「簷廡」，屋簷跟廊廡。此言，若進入了令人心生清淨的講堂之內，則只能看到屋簷和走廊。意思就是：到天上去看了那麼遠，回來視線為什麼剩下這一點點呢？這見性為什麼剩下這一點點呢？「為當牆宇夾令斷絕」：是不是被牆壁所夾斷了？所以，讓我們的見性沒有辦法伸展呢？「為」，就是還是。「當」，就是由，被。此言，還是被牆壁以及屋簷夾斷了呢？「弘慈」：就是大慈。「敷演」：「敷」，就是鋪敘。「演」，就是開演。意思就是廣為說明之義。

{義貫}。「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此」能「見」之「性」，如您所說的，「必」定是屬於「我」的，而「非餘」物所有，則當「我與如來」在「觀四天王」的「勝藏寶殿」，有的人念：勝藏卍尤、寶殿，及乘佛威神而得「居」於「日月」天「宮」，當彼之時，我之「此」能「見」之性確然能夠「周」徧「圓」滿就像我們今天來講，用觀念就是說：坐太空船的時候，到月球去看，哇！這個視線怎麼看得那麼寬廣？就是這個意思。以前沒有太空船，我們現在用太空船，你坐太空船到外太空的時候，去看：哇！怎麼盡虛空界的那個星球，都是一顆一顆小小的星球？就是看得很遠、很廣！而「徧」及「娑婆國」土之南閻浮提。然而等到我「退歸」祇桓「精舍」的時候，卻「祇」能「見」到「伽藍」的屋宇園林，若入於能令人「清」淨「心」地的「戶」內講「堂」，則「但」能「瞻」見講堂的屋「簷」以及廊「廡。世尊，此見」性竟有「如是」之變異，「其體」性「本來」可以「周徧一」個三千大千世「界」的，而「今在室中」，卻變得「唯」能「滿一室；為復此」能「見」之性能自己主動調整「縮大為小」？或者是「為當牆」壁以及屋「宇夾令」內外「斷絕？我今」實「不知斯義」理之「所在，願垂」賜「弘慈，為我」等「敷」陳開「演」此中的道理。

{詮論}。是能見之性，於境大時即可見大，小時即可見小，清時即可見清，濁時即可見濁。境有變異，而見性隨物朗照，無有遷改。其實這個都一直在強調什麼？這個在強調：見性離相，離根、離相，迴脫根塵，它是一直獨立存在的，只是我們不認識它而已，只是我們不認識它而已。而佛法還不能用認識的，它

還必需用體悟的，它還必需用體悟的，它要內證的功夫。所以，我們那個一動，就是夾著一個妄見，虛妄的那個知見，一閃，它就會跑出來，而且它是無時無刻沒有夾帶一個我執。而世間人他這個，說來說去，都是「我」的功德最大，他這個假我，是一直存在在這個世間，那個我相是很難破的！

有個英國的醫生提了一個包包，很緊急的開一部……他開了一輛新車，很緊急的就到比較鄉下的地方，去看一個小朋友。這個小朋友病得很嚴重，病得很嚴重，躺在那個病床上，他的媽媽在旁邊照顧，這個醫生就趕到了這個郊區一點的小朋友家看病，看了看了以後，就跟他媽媽講說：我來看你兒子看四次了，所以，這一次要加出差費，加二十英鎊，要加錢，要加二十塊錢的英鎊！他媽媽就很生氣了，說：你怎麼可以加二十塊錢英鎊呢？他說：我來看你兒子，這一次第四次了呢！他的媽媽就說：不是我兒子把肺結核散播到全校，你哪有今天的轎車可以坐啊？你哪有這麼好的房子可以住啊？就是她兒子把肺結核散播到全校，所以，他生意就特別好！

反正那個「我」就一定會存在，不管怎麼講，那個「我」就是一一定會存在。那麼，我們現在討論的就是說：這個見性它沒有我執，沒有我執，所以，見性隨物朗照，無有遷改。但是，我們這裡要了解的，佛陀本身充滿了智慧，還有慈悲；但是，他並不是對天地萬物都沒反應的，他不是這樣子的。是不是？他會有反應的，因為眾生境界不夠的時候，佛陀會反應的，佛陀也會呵叱人的。譬如說提婆達多，說：世尊！你年歲已經大了，為什麼不把僧團交給我？世尊就

呵叱他，說：我尚且不把僧團交給舍利弗跟目犍連，他們都證四果阿羅漢的！是不是？何況交給你這個癡人？就是大愚癡的人。佛陀也會呵叱人的！是不是？所以，要反應給眾生知道，並不是說：聖人就呆呆的坐在那邊，不一樣的！像古時候咱們中國的祖師，有時候徒弟太不像樣，他也會反應的！所以，因此佛陀雖然有種種的反應；但是，他內心是沒有煩惱的。然而眾生之妄想真是無奇不有，居然想到見性會被牆壁夾斷！嗯！我也是第一次聽到。

經文：「佛告阿難：「一切世間，大小內外諸所事業，各屬前塵，不應說言見有舒縮。譬如方器中見方空；吾復問汝：此方器中所見方空，為復定方？為不定方？若定方者，別安圓器，空應不圓。若不定者，在方器中應無方空。汝言不知斯義所在；義性如是，云何為在？」」

441頁，{註釋}。「諸所事業，各屬前塵」：這各種所現的事相，如上下方圓，以及業用，例如來去伸縮等，皆屬於現前塵境之留礙，跟見性無關。所以，為什麼祖師大德講：修學佛道，守心第一？守心第一，就是你守住，不讓它妄動，也就是不被污染、不受影響，因為跟見性無關；只要你著相，見性就會妄動，著、住，無明就會現前；放下，不被污染，不受影響，萬象就跟見性無關。

所以，修學佛道，守心第一，這個是祖師大德告訴我們這麼樣修行。所以，真正一個修行人，他就二六時中都是降伏自我的，也就是，諸有所作，皆是有相，托塵依緣聚散而起、而滅；而見性實不起不滅。只要……記住！托塵依緣聚

散而起跟滅，起跟滅就是生滅意識心，叫做離塵無自體性。而見性實不起不滅，這個在強調什麼？就是離塵有自體性，這個才是我們當家作主的，本來的東西，無雜無染——相自生滅。也就是塵自生滅，自性不動。

「不應說言見有舒縮」：「舒」，就是伸展。不應說見性有隨境而伸展擴大或者是縮小。譬如說：我們出去外面公園旁邊，講堂旁邊有個小小的公園，眼睛一望，望到虛空，喔！見性就好像擴展開來。是不是？回到我們講堂內，文殊講堂內，咦？我們的見性變成這一點點，好像被夾斷一樣，怎麼這個範圍變成小了？其實不是，見性沒有大跟小，於大見大，於小它見小，它本身並沒有大變成小，或者小縮成大，見性本來就沒有所謂大跟小的，於大現大，於小現小，就是這樣子。所以，因此見性本自並沒有大小、長短、方圓，修學佛道就是要開採這個本來的面目。所以，相自生滅。「不應說言見有舒縮」：「舒」就是伸展。不應當說見性有隨境而伸展擴大或者是縮小。「舒縮」在此還包括「斷續」等相。「斷」就是被夾斷；「續」就是接續，接續。

「譬如方器中見方空」：譬如說在方形的器皿之中，便見有方形的空間。「為復定方？為不定方？」：這是討論說：是不是一定是方形的？是一定是方形的嗎？還是不一定是方形的？是一定是方的？還是不一定是方形的呢？「一定」就是含有不可改變之義。

「若定方者，別安圓器，空不應圓」：如果說那個空間一定是方的話，其實空間沒有方跟圓，虛空哪有方跟圓？我們古時候的人，不知道地球是圓的，認為說地球是方塊形的，所以，我們說：到那個地「方」，是不是？地「方」，到那個地「方」去，為什麼？以前不講……其實這樣講地「方」是不對的，應當說：到那個地「圓」才對的，圓滿的圓；可是，你講：到那個地圓，人家聽不懂啊；你到什麼地方去？所以，古時候人，天文學不發達，所以，把這個地理認為那個是方。如果說：那個空間一定是方的話，那麼我們若在那方形的器皿當中，另外再安放一個圓形的器皿，則此方器中的空間，不應再變成圓的。

譬如說下圖所示：這樣就看得更清楚了！[442頁](#)，諸位！看上面，方器當中見方空。是不是？你看這個圖片，右邊是虛空，左邊是虛空，下邊二個字叫做「圓器」，在中間再安一個圓器，方的裡面再安一個圓的；現在討論的是虛空，諸位！現在討論的是虛空，虛空就無關於方形的器皿、還是圓形的器皿。所以，在這裡就是說：如果我們安上一個方的，那麼，這個虛空到底是方的？還是不定的？不一定是方的？所以，看左邊的解釋，如果不一定是方的，那麼，在方器當中，應見不到方形的空間，因為它是不一定嘛，就表示確實它是方的。

「若不定者，在方器中應無方空」：如果說那個方器中的方形空間是不一定的，那麼，在方器之中就應當沒有確實的方形的空間。然而現在見到了方器中確實有個決定的方空，所以說「方器中的方空為不定」，此論點是不能成立的。說不定，不對。是不是？說不定，是不對的。底下說：「不知斯義所在」：「斯

義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指為何見性時大時小，有時候又好像有舒有縮、或者是被夾斷的感覺，這個道理何在？（這是因為阿難見相不見性，著外相求。）所以，著相修行百千劫，這是因為阿難見相不見性，這個就是所有修行的關鍵。

只要你見相引發的意識心，就是離塵無自體性；離塵有自體性的，就是我們的本來面目。所以，你只要見相一直求，就永遠沒有辦法入佛的境界。

443頁，「義性如是，云何為在？」：見性之道理乃本性如是：這一句含有：不是我佛陀創造的，這一句就是告訴你：見性的道理它是大，大到本來就存在，這是宇宙當中，人生、宇宙當中，一直存在的道理，不是釋迦牟尼佛創造、新增加的道理，只是眾生不悟而已。所以，見性之道理乃本性如是，含有……這一句話重點在哪裡？重點：只是你沒有去發現而已，因為你一直著相嘛，一直著相，就永遠見不到性了！如虛空隨器而現方圓之相，但是虛空本身並沒有改變，也就是沒有舒縮，也沒有被方圓之器隔斷。虛空比喻作見性，方器圓器比喻所見之相。「云何為在」，云何有「定在」與「定不在」呢？也就是你為什麼……這一句就告訴你：法無定法，你說一定怎麼樣，就很難講的！

你很出名，它就一定會有負面的，就像政治人物也是這樣子的，你有正面，它就是一定會有負面的。如果你很出名，還懂得愛惜自己的羽毛，他的出名不算是不好；有時候，人家不認識你，反而很好，反而很好啊！是不是？有一個旅客就坐飛機，到航空公司的服務台去辦理，他多問了二句，那個服務台，航空公司的小姐很兇，就劈里啪啦的呵叱他，然後說：你很囉嗦！態度很惡劣，非

常惡劣！這個旅客非常的不滿，打電話去給航空公司的總經理，就打電話過去了，這總經理打電話來試試看，這櫃台的小姐電話接起來，講沒有二、三句，態度是真的很惡劣，他說：剛剛有個旅客投訴你態度很不好！她就解釋了一大堆，他就問那個小姐說：你知不知道我是誰啊？她說：你是誰啊？他說：我是航空公司的總經理啊！喔！做總經理啊？那個總經理愈講就愈大聲！那小姐就問他說：那你認不認識我呢？那總經理就說：我不認識！然後趕快掛掉說：喔！還好你不認識我！認識，馬上就要開除了，喔！還好你不認識我。所以說：無名小卒也有他的好處，樹大它就會招風。是不是？

所以，我們沒有出名的人，很想把它搞得很出名，這種名氣並不香。你就修你的德行，守你的忍辱，用佛的慈悲做事情，這香氣要沉香，沉香，它是散發一種很自然的香，他的忍辱、慈悲、勤勞，慢慢一個人、二個認同，三個、十個、一百個，有德行的法師，他就會這樣子，他不會一直炫耀自己、一直讚歎自己。有修行的居士也是這樣，在一個團體裡面，這個有德行的居士，人家一提到他，那就：喔！首屈一指的！因為他在這個團體已經十年、二十年了，他的忍辱與慈悲，大家有目共睹的。所以，那個香，榮耀要像沉香一樣的，是真正的香。如果全世界的榮耀都給你，而你並沒有實力，那別人所有的讚歎，都是短暫的假香而已，你不是真正的香。

所以，比丘要變作一個真正的香，你就必需要低調、忍辱，真參實學，不炫耀、不驕傲、不狂妄，等到我們有能力，我們有實力，我們有德行，他很自然的，

他就會一直傳開來，一直傳開來……我們不是故意要讓人家讚歎的，而是這個是大自然，就是自然的道理。一顆沉香放在這裡，它慢慢的放出，釋放這個香，而且是持久、很香；噴那個香水，一下子，咻咻！是不是？一下香一下。像我要坐電梯的時候，有的信徒可能香水塗得很厚，是不是？我進去這個電梯裡面，還聞到香水；等到我吃飽飯再上這個電梯，那個香水的香就沒有了！所以，膚淺、沒有實力的那一種香，是很短暫的，很短暫的！

底下，「云何為在」，云何有「定在」與「定不在」呢？也就是，方空與圓空之相，不能說一定在，或者是一定不在：若有器之因緣在，則現有方空或者圓空在；在這裡特別注意，這一句話的重點：只要你著於假相，就會現方空或者圓空，意思就是：會爭論不斷，到底是方的還是圓的？這個在強調這個地方。只要你著相，心性就沒辦法顯露，一定會再論：這是方的，這是圓的；你只要有我執、我見，那麼，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它就一定不會斷，無論你假借任何的理由來煩惱自我，諸位！那個都是相。所以，佛陀叫做善逝、世間解、調御丈夫，諸位！那個調御丈夫是什麼意思？善於調伏自我，而佛陀是達到了最高的境界，叫做調御丈夫，調御這個六根，三業讓它絕對的清淨。

諸器若除，方空圓空即不復在，空即不復有方圓之相，然空性不失；空性常在，能隨器現方圓，能隨器現方圓，然空實無方圓。意思就是：我們見性本來就存在，於大現大，於小現小，於方現方，於圓現圓，無關於這個外在的。這用來比喻：見性自身沒有大小，然能逢大見大，逢小見小，意思就是：它也能反應，

也能起妙用了。是不是？而見性本身並不因所見之境而有改變或者是舒縮，更加不會被夾斷。

{義貫}。「佛告阿難：一切世間」中，不論「大小內外諸所」現之「事」相，如上下方圓等，或者是「業」用，如來去明暗等，皆「各屬」於現「前塵」境於六識中之留礙，諸位！這個留礙就是一直執著生命，認為這個是實在相。所以，因此我們死的時候，為什麼有的人眼睛都闔不上來？就認為：我某件事情沒有完成，我某件責任沒有完成！其實不管你完成跟不完成，它自性本來就空。所以，佛告訴我們：所有的眾生，這個意識心一直想留在這個世間，一直想要活下來；可是，我們的軀殼卻要面對無常，卻作不了主。所以，我們的意識心，會想要執著這個色身活下來；可是，又無奈無常的現前，因此在我們內心裡面，一直產生衝擊，一直恐懼面對死亡，自己一直認為：我的責任還沒有完成，我某件事情還沒有做完！可是，你有沒有體悟到，當你沒有來到這個世間的時候，什麼事情讓你來完成？什麼事情讓你來開頭？有什麼事情讓你要去完成、去結束？沒有啊，沒有啊！妄起妄滅，就是假借有一個開始，有一個結束。

所以，眾生也就這樣子，意識心想一直留在這個世間活著；可是，軀殼卻不聽話，朝向死亡。所以，每一個人的生死就一直在那邊掙扎，想活更久、想活更長；想活得更漂亮；想活得更健康，結果沒辦法了！有一個研究所的學生去趕車子，捷運的，你有沒有看到新聞報導？還是火車？火車。來的時候，他就衝

上月台了！是不是？火車還沒有停的時候，他就一直急著要上去，結果沒有抓穩，沒有抓穩，摔下來，摔下來了，火車從他的雙腿，咻！整個爛掉，一念之差喔，讀研究所的！要急著趕火車，火車都還沒有停，剛進站而已，還在行駛前進當中，他就一直要跳上去，因為他趕著那一班車子要去上課，結果沒有抓穩，摔下來，那個月台跟火車有一點距離，對不對？他的腿摔進去，啪！被輾斷了！就一念之間，他這一輩子……連補都不行，連接也沒辦法接，你看他怎麼辦呢？就是一輩子拄二支拐杖，能活下來已經不簡單了！所以，有時候一不小心，他就會終身遺憾！

有二個人，在醫院上班，昨天報導的，在醫院上班，二個人都四十多歲，做那個什麼？清潔工，結果二個人吵架，為了什麼？為了藍綠吵架，吵起來的時候，結果用什麼打死，你知道嗎？很誇張，用拖把打死，那個拖把，那個拖把拿起來，活活把對方打死！諸位！所以，過著愚癡的生活，他就會這樣子。諸位！那開悟有什麼好處？喔！開悟的好處，三多路後面那個「多」，二個多！二個為了藍綠，這樣吵到打死對方，三個字：好好笑！真的！為這個會打死對方？會啊！就是打死對方啊！你簡直不敢相信，是的！真的不敢相信，真的把他打死了！

皆「各屬」現「前塵」境於六識中之留礙，與見性本身無關，所以「不應說言見」性「有」隨境「舒」展擴大或「縮」小夾斷之相。這「譬如」在「方」形之「器」具「中」便「見」有「方」形之「空」間，（而虛空實不方，也不被

方器所夾斷)；就這個比喻，「吾復問汝：」在「此方器中」我們「所見」之「方」形「空」間，「為復」一「定」是「方」的？抑「為不」一「定」是「方」的？「若」說一「定」是「方者」，則當我們「別安」一個「圓」形的「器」皿當中，因為那個空間已經變成方的了，此方「空應不」再變成是「圓」形的。但是，圓形放下去也變圓的啊！（故說『方器中的方空是一定的』，是不能成立的。）「若」這個方器當中的方空是「不」確「定者」，則「在」原來的「方器」之「中，應無」確實的「方」形之「空」間顯現出來。（然而，方器中確實有方空顯現，故說『方器中的方空為不一定』，此論不得成立。）「汝言：我「不知斯」大小縮斷之「義」理「所在」（為何見性時大時小，又好像有縮舒夾斷之相？）「義」理之本「性如是」：虛空隨器而現方圓之相，然空實無方圓，也不因器而有方圓：（見性亦如是，見性隨境而見大小、內外、明暗等相，然見性實無大小、明暗，也不隨所見而變大變小，變明變暗，境自大小，見性只是照見而已：性能顯相，而不隨於相，其用如鏡。）

諸位！這一句話很是重要：性能顯相，而不隨於相，其用如鏡。諸位！你只要那四個字記住：「不隨於相」，你就見道。不隨於相，也就是說：情緒不隨假相起舞。所以，各人生死各人了，人家不斷煩惱，也不關我們的事情，我們只能慈悲、盡力的救他；但是，你不一定有能力去改變他，不一定的，因為人類的這個執著是根深柢固的，眾生包藏起來的是無明的，他很怕你用刀子去剖開他的內心，也不敢面對自己的缺點跟問題的，因為眾生內心是包著無明；佛菩薩坦蕩蕩的，他不怕你開刀的，他的心性裡面本自清淨的。所以，無量劫以來，

我們因為不敢面對自己的缺點，所以，我們就繼續生死，因為沒辦法解決問題啊！如果敢面對自己的問題，他的問題就可以解決，就佛陀講的：就像一個膿包，一個膿包，你敢面對它，開刀，膿包就好了，膿包就好了！

所以，我們的個性應當開朗，我們的個性應當開朗，見一切相，就不必有太多的內心的隱微的那種微細的執著，包括這個都不需要，坦蕩蕩，直率！那個有時候喜歡把事情講出來的，反而沒事；那個碰到什麼事情，憂鬱，因為放在內心裡面，也不敢講，他就累積……將來得心臟病、痛苦、憂鬱；有時候要把事情講清楚了，這樣就好了，昨天過的事情，今天就是一定要放下。

諸位！昨天的是非恩怨，早上睡醒，一定要一筆勾銷，沒有這層功夫的，休想進入佛的領域，你要進入佛的領域，休想！never，絕對不可能！什麼是佛？是非恩怨，那是相的東西，講一講，凡夫都會有一點情緒，過了，前一秒鐘、十分鐘，丟掉！何況第二天才睡醒，不要十分鐘就可以處理完的，下一秒鐘來，快快樂樂的！是不是？因為我們不是佛，我們今天講經說法，以佛陀的思想，是要勉勵師父自己，同時也給大家鼓勵，我們今天來是向佛陀學習，向佛陀所講的正法，來效法、來邁進的。所以，師父在這裡做代表，我們大家互相勉勵的，畢竟我們都不是佛，所以，互相勉勵，互相勉勵。

底下，「若」言此方器中的方空是「不」確「定者」，則「在」原來的「方器」之「中，應無」確實的「方」形之「空」間顯現出來。（然而，方器中確實有

方空顯現，所以說『方器中的方空為不一定』，因此我們要了解，說：此論不得成立。）「汝言：」我們再講一遍：我「不知斯」大小縮斷之「義」理「所在」（為何見性時大時小，又好像有舒有斷之相？）「義」理之本「性如是」：虛空隨器而現方圓之相，但是空實無方圓，也不因器而有方圓；（見性也是如是，見性隨境而見大小、內外、明暗等相，但是見性實無大小、明暗，也不隨所見變大變小，變明變暗，境自大小，見性只是照見而已：性能顯相，而不隨於相，其用如鏡。）因為它很重要！「云何」說「為」有定方圓、或不定方圓「在」呢？方圓等相，為外境外物之相，非見性之相。

經文：「阿難，若復欲令入無方圓，但除器方，空體無方，不應說言：更除虛空方相所在。」

{註釋}。「若復欲令入無方圓，但除器方」：諸位！這一句話很重要的含義是什麼？你想要見性，但除執著，對相上的執著，就是這一句，就是關鍵，就是關鍵！你想要入無方圓，只要除去方形的器具，或者是圓形的器具，不要安上方形，不要安上圓形的，虛空本來就不是方、不是圓；見性本來就不是方、不是圓，不是大、不是小。所以，修行重點就是：但莫於相上住著，相上住著，對相上執著，我們生命的靈魂就被框住了，就被框住了！如果要令虛空之性還復到本來沒有方圓之相，那麼只要把方、圓的容器除掉就行了。「器方」，器之方圓。「方」包括方與圓等。

「空體無方」：虛空之體本來就沒有方圓之相。「不應說言：更除虛空方相所在」：不應說：還須要去除去虛空中方圓之相原來的所在之處。這句話的意思，你看不懂嗎？看不懂，好！看這裡，不應言說：更除去虛空方相所在，譬如說：這是什麼？這是方形的，對不對？這是方形的，中間空間是方形的，方形的，如果有一個器皿是方形的，安在這裡，我們這虛空就變成方形的，那麼，這個方形的裡面，再安一個圓形的；或者是不用，直接安一個圓形的，圓形的，是不是？你要進入虛空的狀態，但除，只要把這個方形的除掉、拿掉，或者是把這個圓形的，這個圓形的除掉，他現在意思就是說：要不要把這個虛空除掉？不需要，虛空本來就存在，虛空本身就不是方形的，也不是什麼？也不是圓形的，要不要除去虛空？要不要？不需要啊！對不對？

你想要進入虛空的狀態，但除去方形，還有除去圓形，虛空要不要除？不用除，不用除。所以，你想要見性，但除執著、除去分別，但除去對假相上的黏著，自然就見性，自然就見性，它是一直存在的，只是我們不願意去面對，我們認為執著會快樂，因為我們有所依靠，我們不執著，變成沒有依靠，所以，我們不敢過那種日子，我們不曉得放下的日子更好，我們不知道，我們不能理解，也不能體會，放下的日子更快樂，不懂！所以，我們自無量劫來，執著跟分別、依靠，所以，就靠這個快樂，靠這個快樂，怕失去這個，怕失去這個，怕失去這個，所以，我們什麼都放不下，生命作不了主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我們要過現實的生活，又要面對它，又不能執著它，諸位！你看這個修行有多困難？

所以，既現實又超越，既超越又面對現實，這個就是佛法，你不能逃避現實，因為你必需活下來。諸位！活下來就必需競爭；競爭就必需鬥爭；鬥爭就必需想盡辦法幹掉對方，真的，不騙你的！你所要面對的這個世界，負的一面為什麼這麼齷齪？這麼對立？競爭，他就一定要生存！是不是？一山容不下二虎，他就這樣子。所以，人類的爭論，除非你是修行人，否則他有人的地方，他就一定會有是非，有人的地方，他就一定會有競爭、一定會有鬥爭，諸位！沒辦法避免的！哪一種情形可以避免呢？就是修行，除去內心裡面的執著，好！

師父；有一個人講，我滿認同的，有一個居士講：**慧律法師！您講這一套，在世間人來講，不一定用得到，我說：你講這一句話答對了！**他說：你們佛教講的這個慈悲、智慧，在社會，這一套並不一定用得到。你講對了！但是，你要成佛，就非得這一套不行！知道嗎？你不想成佛，要變眾生，沒話講，那就是拼、就是鬥爭、就是競爭啊，惡性競爭；但是，你要成佛，就是一定要歇即是菩提，無諍，不執著、不分別、不起顛倒，唯一的就是這樣子而已，沒有路可以走，你不想成道，沒話講；想解脫，就必需按照佛陀這一套來。

所以，在家居士比出家人更難修行，更了不起！我不是說；所謂更了不起就是說：因為他要面對逆境，不是說居士超越出家的意思，更了不起就是很不簡單！現在家居士身，要在外邊工作，要養活自己，還得要修行，要面對殘酷的現實社會。是不是？譬如說：你開一個計程車，像我有一次，我去叫計程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手一拿起來，前面看到的，前面看到的，他慢慢要接近師父的時

候，突然有一輛車子，從半路殺到我的旁邊來，殺到我的旁邊來，你知道嗎？就停了，就是：你要坐車嗎？我手一舉，結果本來是靠邊邊的這一輛車子要來的，結果從路的中間，唰！一個年輕人開車，那時候，你怎麼辦？然後那個年輕人就是：師父！給我載啦！因為我今天開到現在，一個客人都沒有！後面那個年紀比較大的，就：xxx！就是念「彌陀佛」，我可以看得出他在「念佛」啊，我可以看得出他在「念佛」。你看！搶，搶，一個計程車而已喔，計程車而已喔！

這世間就是這樣，很殘酷的，也沒辦法，生存的法則，物競天擇，弱肉強食的世間，所以，是真的！有時候用我們佛法這一套，全部要應用在每一種時空、每一種職業，還真的很困難！我舉一個計程車這個小小的例子，你就知道，真的！那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啊？我的手是招那個啊，這一輛啊！結果他從半路殺出來，我也是措手不及啊！是不是？我現在叫計程車，知道了！是不是？以前沒有電話叫計程車，後來我在叫計程車的時候，一定要等……等到只有一輛來，只有一輛來而已，要不然，又殺出來，你怎麼……第二輛跑來，又搶生意！所以，要等……等很久的時候，手趕快舉出來！

底下，「若復欲令入無方圓，當除器方」：如果要令虛空之性還復到本來沒有方圓之相，那麼只要把方、圓的容器去除掉就行了。「器方」，器之方圓。「方」就包括方與圓等。「空體無方」：虛空之體本無方圓之相。「不應說言：更除虛空方相所在」：不應說：還須要除去虛空中方圓之相原來的所在之處。

{義貫}。「阿難，若復欲令」虛空之性「入」於「無」有「方圓」之相的話，「但除」去「器」之「方」圓，以「空體」本「無方」圓之相，因此「不應說言：更」須「除」去「虛空」之「方」圓「相」的「所在」之處，才能回復其無相。因為虛空本來就無相。是不是？

經文：「若如汝問」：『入室之時縮見令小』，仰觀日時，汝豈挽見齊於日面？若築牆宇能夾見斷，穿為小竇寧無續迹？是義不然。」佛就告訴阿難就是說：你這個觀點是不對的！

{註釋}。「仰觀日時，汝豈挽見齊於日面」：「挽」，就是牽引、把它拉長。當你仰觀太陽的時候，把頭抬起來看太陽的時候，你難道是把你的見性拉長跟太陽的面齊（才看得到嗎）？「若築牆宇能夾見斷，穿為小竇寧無續迹？」：「能夾見斷」，就是可以把見性夾斷，如是則見性一半在牆內，一半在牆外。「竇」，就是孔。「續迹」，就是接起來的痕迹。這一句話的意思就是說，如果說建築牆壁以及屋宇，能把見性夾斷，成為牆內的見性跟牆外的見性兩段的話，那麼如果我們在牆上打一個洞，怎麼會沒有看到見性內外接起來的痕迹呢？

{義貫}。佛言：「若如汝」所「問」的：「入」到「室」內「之時」能「縮見」性「令」變「小」，若此為真，假設你這一句話是真的。則當你「仰觀日時，

汝豈挽見」（把見性拉長到）「齊於日」之表「面」？然而實際上，你要看太陽的時候，並不須要把見性拉到太陽的表面，才看得到；所以知道見性看遠時並沒有拉長，看小的時候，也沒有縮小。因為見性沒有大跟小，沒有長跟短。又「若築牆」壁以及屋「宇」便「能夾」你的「見」性令內外「斷」絕，那麼如果再於牆上「穿為小竇」（小孔）「寧無」（怎麼沒有）牆內外的見性顯出再接「續」起來的痕「迹」呢？所以知道「是義不然。」（因為實際上，在牆上打個洞，並沒有看到見性有內外再接起來的痕迹，所以可知道見性原本就是未被牆壁夾斷的。所以說見性會縮小或被夾斷，是錯誤的。）

經文：「一切眾生從無始來，迷己為物，失於本心，為物所轉，故於是中觀大觀小。若能轉物，則同如來。身心圓明，不動道場，於一毛端，徧能含受十方國土。」這一段可是非常重要的！

{註釋}。「一切眾生」：包括凡、外、權、小（就是凡夫、外道、權教菩薩、小乘）。「迷己為物」：諸位！這個是普天下眾生的問題，這個物就是：把自己……迷己，把這個四大緣起的假相，或者是山河大地，認為那是實在的，問題就出來了！所以，「己」，就是己的心。「物」，就是外物。因為一切外物皆是自己的心所變現的，實非外法，然眾生以無明覆蓋，而迷自心所變現之萬境之外物，並執此等境界為心外實有，不了唯心所現。所以，證悟佛果就是內、外平等的，沒有內跟沒有外，你只要迷己的內心，而認外物為實在的，如

果你迷惑了這個緣起的四大，誤認為自己，誤認為有一個實在的我相，外在的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假相，那就壞了！

「失於本心」：本來內外一切境界，皆是本識如夢所現，現因計境為心外之物，心外實有，於是本來是一心，無有內外之如幻萬法，就法爾變成有內外之區隔；內外之區隔一成，於是乎廣大無量之本心，便被拘囿於渺小、極有限之五蘊身中，因而無礙無量之本心於焉喪失其力用，是故非失似失。

「為物所轉」：「轉」，就是操縱，影響、驅使。因為迷失了本心，所以便為自己心所現的外物所操縱，實在是喧賓奪主。「故於是中，觀大觀小」：「是中」，就是一切自心所現的萬物當中。「觀大觀小」，看到有大、有小，也就是分別其大小，乃至高、下、美、醜、善惡、是非，「大小」為總稱一切分別。此即是言，既然一切法皆是自藏識所現，自己的阿賴耶識所現。也就是自心中物，還有什麼好分別的呢？愚者更於其中分別大小、美醜、妍媸，容貌醜陋叫做媸；容貌美的叫做妍。而生好惡、愛憎，正如經中所云：「自心取自心」。非幻成幻法。

「若能轉物，則同如來」：這一句，第一句話的意思是說：只要你不被物轉，這個就是禪宗講的：但莫污染，別無聖解。聖人的聖。只要你不被萬物所污染，意思就是：什麼現在你心中的相，你都能如如不動，若能轉物，則同如來，那麼，就跟佛一樣了。「轉」，就是迴轉。若能迴轉一切自心所現之物，還為己

體；意思就是：自己心體所影現的。也就是還歸其本來面目，也就是見諸法實相。諸法實相者，一切萬法皆為自心所現，外法實在是不可得，因為皆是阿賴耶的見相二分所變現的。若能如是迴轉觀照，則其智覺同於如來。

「不動道場」：「不動」，就是不生不滅。「於一毛端，徧能含受十方國土」：「毛端」，就是毛髮的尖端，為正報之最小。「十方國土」，是依報的最大。菩薩證得圓通自在之後，一切無礙，甚至可以把十方世界的諸佛國土，放在他的一個毛端裏面，而不覺得迫促。諸位！他這個解釋是從《華嚴經》的思想，這是佛的事事無礙法界的功夫；但是，一般所能理解的，這一毛其實就是一念之間的般若智慧，這樣來會通，會通到理，你才有辦法去理解。十方世界的國土，把它放在一毛端，而不覺得迫促，你講這個，一切眾生沒有辦法理解這個事事無礙法界的。你只要說：一毛端，無量諸佛國土，在一念的般若智慧裡面顯現出來，這個可以理解的；華嚴的事事無礙法界，一般人沒辦法了解。這表示華嚴思想「依正無礙」以及「廣狹無礙」。「廣」就是廣大；「狹」就是狹小。因為一切依正、廣狹，本即自心所現，今菩薩證此實相，雖說是現大神通，其實只是還它諸法一個本來面目（本性）而已。

450頁，{義貫}。佛言：「一切眾生從無始」劫以「來」，也就是「迷己」心所變現之境，以「為」是心外實有之「物」，不了唯心，所以，不了唯心，你只要了解唯心，注意你的起心動念，要自己生死，你就繼續起無明；不生死，無明就放下。所以因而「失於本心」，進而「為」自心所現「物所轉」，故於

「是」本心「中」物，妄自「觀大、觀小」，起妄分別。一切修行人「若能」迴「轉」一切自心所現「物」還為己體，還為己體就是自他不二的意思，禪無內外，自他不二，就見性了！

一切眾生都是心影現出來的，所以，要對待一切眾生慈悲，不是故意要慈悲，而是本體本來就是平等，沒有資格妄自尊大，認為自己比別人尊貴，別人就是下賤。所以，在座諸位！一個真正修行人，看到那個弱勢團體、殘障的人，要更加的關懷、更加的慈悲，人家坐輪椅來了，我們好好的幫助；如果有年紀大了，撐著拐杖來，我們要儘量的幫忙。所以，對於弱勢團體、殘障，我們更應該有一分關懷跟慈悲，因為那就是我們本來的面目。

所以，一切修行人「若能」迴「轉」一切自心現「物」還為己體，見其實相，復其本性，「則」其智覺便「同」於「如來」，如是便速能證得「身心」皆「圓」滿光「明」，得法性生身，成就自受用身「不動」不壞「道場」，自受無量清淨法樂；更能起而作大神變，能「於」自身之「一毛端，徧能含受十方國土」，種種自在無礙神變，利樂有情。

{詮論}。這裏兩段經文，同是講一心所現之力用，第一段為講眾生於一心所現，妄起分別之有限的力用；諸位！你只要妄起分別，那麼，你的能力就變成有限，束縛在意識的層面，第二段則是講佛以及大菩薩返照萬法為己心，返照萬法為己心有什麼用？也就是說：你起貪心是多餘的；你起瞋恨心是多餘的；你起愚

癡心也是多餘的，因為諸法本來沒有，那都是你的心啊，你起這些貪、瞋、癡，其實都是心靈的負擔，都是多餘的，因為都是你的心，沒有東西可以貪；沒有東西可以瞋；也沒有東西可以让你起愚癡啊！而成不思議無量的妙用。又，第二段中，「若能轉物，則同如來。身心圓明，不動道場」，這便是宗門中所謂的「全體」；所以，有一個沒有開悟的人；你看禪宗多偉大！有一個在參學，來問：怎麼樣能夠明心見性？這大悟的祖師告訴他：待你一口吞盡千江水，你只要有一口能吞盡千江水，我就告訴你什麼叫做見性？一口能吞盡千江水，就表示一念之間具足萬法，我就告訴你什麼叫做明心見性。所謂的「全體」；而「於一毛端徧能含受十方國土」，便是所謂的「起用」。又，「全體」為成自受用身，「起用」即成他受用身。

又，這裏的「轉物」，更精確來講，就是唯識學所說的「得二轉依」，也就是轉捨阿賴耶識中的煩惱種子為「大涅槃」，轉就是轉識成智；捨就是捨掉一切煩惱跟所知障。以及轉阿賴耶識中的所知障的種子，而得清淨的「菩提」妙果，是為「二轉依」；簡單講，若得二轉依果，就是轉第八識的二染污習氣種子，而為大涅槃、無上菩提兩種妙果——是為「轉物」之深義。

諸位！「轉」字就是修行的關鍵，你要懂得轉識成智，轉染污為清淨。所以，印光大師講：修行，什麼是修行？斷習氣就算是修行，這個單刀直入就告訴你了，煩惱的習氣愈來愈少，染污的習氣愈來愈少；清淨的種子愈來愈多，慈悲

喜捨的這個心性愈來愈多，這個就是懂得轉了，轉煩惱，轉所知，變成大涅槃，變成大菩提，這個就是二轉依果。好！我們休息十五分。

（中間休息）

諸位看 **451頁**，第**[8·顯示見性不分。]**這個見性不分，就是能所平等的意思，能見以及所見都是心，它是平等的，我們沒有辦法從物象當中剖析見性；我們的見性也不能離開物象。意思就是：能見、所見都是自體分。簡單講：見分跟相分來自於自體分，是平等不二的。

經文：「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，若此見精必我妙性，今此妙性現在我前；見必我真，我今身心復是何物？而今身心分別有實；彼見無別分辨我身。若實我心，令我今見，見性實我，而身非我。何殊如來先所難言：『物能見我』。惟垂大慈，開發未悟。」」這一段是阿難把見性認為是現在前面，反過來可以看到自己的身心，這一段就是阿難認為：見性在眼前，誤認為見性在眼前，那麼，見性在眼前，反過來可以看到我的身心；那麼，佛陀說見性是真，那麼，我們身心復是何物？這一段就是阿難對佛沒有究竟的理解跟體悟。

452頁，**{註釋}**。說：「今此妙性現在我前」：你看！曲解了佛意！蕩益大師《楞嚴文句》云：「阿難自從屈指飛光驗見之處，檢驗這個見性之處。已經從分別心中變現出一個昭昭靈靈、凝然不動的光景，頓在目前，喚作見性。」

而且因在目前，所以好像跟身心是分開的兩個個體。這可以說是一種禪病；參禪者於此須留意焉。

「見必我真，我今身心復是何物」：這意思就是說：現在我前面的那個，就是我的真心；那麼，反過頭來，我這個身心是變成什麼東西呢？若這個在我面前（也就是在我身外）的見性，就必定是我的真性，那麼我現今在與佛對答的這個身心，又是何物呢？阿難在前面是疑「見性」與「物」混雜在一起；現在則疑「見性」與「身心」是分開的、則各有其體。

「而今身心分別有實」：說：我現在這個身心，能分別而且有實在的功能。「彼見無別分辨我身」：然而那個在我面前的見性，卻毫無分別的功能以分辨我的身。這個是阿難自己體會的。「若實我心，令我今見」：如果那實在是我的真心的話，為何反而令我現今能見到它，而它卻不能見我，這豈不是顛倒？

453頁，{義貫}。「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此見精必」定是「我」的本「妙」之「性」，而「今」我覺得「此妙性」正「現在我」的眼「前」，而與我身分別為二。變成二個個體了，見性是見性；現在我前的見性是見性，身心是身心，把它分開來二個個體。若這個現在我身外的「見」性「必」定是「我」的「真」性的話，則「我」現「今」在與佛問答的這個「身心」，就反而不是我；此身心既不是我，「復是何物？」這不是很奇怪嗎？（這是第一點令我疑惑的；）然「而」現「今」這個「身心」既能「分別」而且「有實」體；相反的，「彼」

在我面前之「見」性反而並「無」分「別」的能力以「分辨我」此「身」心，所以它好像又不是我的見性，（這是阿難第二點令阿難疑惑的）。「若」彼「實」為「我」的真「心」的話，就是現在前面的那個，實在是我的真心的話，為何反而「令我」現「今」能「見」到它，而它卻不能見到我，這豈不是顛倒嗎？（這是第三點令我疑惑的）。又，為何那不能分別且不能見的「見性」才是真「實」的「我，而」這個能分別的「身」心反過來「非我」？非我就是：不是我。如是則「何殊」何殊就是（何異）於「如來先」前「所」斥「難」於我之「言：『物能見我』。」（這是第四點令我困惑的）。「惟」願如來「垂」賜「大慈，開」示啟「發」我等「未悟」之人。

454頁，{詮論}。阿難由於聞前佛開示，聽到前面佛開示：「見性有體」，於是他在這，便依他的分別心去想像一個靈明之體，這個就是最嚴重的，就是把見性觀念化，這個是很可怕的！把見性實體化，把實在的內證功夫，變成一種微細的妄想心，變成一種觀念，不是一種實證。所以，便依他的分別心，去想像一個靈明之體，而這個靈明之體又在他的前面，則在他面前（他不能再想像這個靈明之體是在他身中，因為他屢次被破斥執心在身內），且他對這個靈明之體，不只是想像，更進而似有所見，彷彿確有此物現在其前；既有此見，阿難便把它當作真的是他的見性，而不知實在是自心所幻，猶如陽焰、海市蜃樓、並無實性，然而渴鹿執以為實。參禪之士，常以業習力故，由自心所幻現，因而若有所見、若有所聞、若有所覺，盡皆如是。

所以，師父一再跟你強調：就是佛菩薩現前，你都要如如不動，知道就好；感受就好；領解、領悟就好，不要誇大其辭；不要著相變成魔相。所以，見佛、見光、聞香，知道就好了，到這個……所以，以前我就有看過印光大師的思想，還好讀大學的時候就看到這個。我以前從這個宿舍要去……因為在大學裡面，它有辦同學的吃素的地方，開了四桌。然後那時候就知道要很精進的念佛，就邊走邊念佛：南無阿彌陀佛……很虔誠的，每天念佛。走過那個田園，因為我們抄捷徑，走那個田埂，抄捷徑，要去吃午餐或是晚餐，走到一半就聞到，只有我一個人，四周圍都是香的，那個香氣是很重的，比一般的燒香還香，那就：阿彌陀佛……因為我有看過印光大師的思想，所以，不會被這個境界所影響。

又在大學的體育課的時候，大學體育課的時候，在那個大操場，那個操場很大了，跑那個四百米，操場，還有籃球場，那時候也是很認真的在念佛，就在這個籃球場，他們在打籃球；我一輩子最不喜歡打籃球，籃板球搶不到，人家搶到，也不會給我；說實在話的，因為我從來不打籃球，打一打，運球……同學都笑我：一看就知道沒打過籃球！表現得那麼純真，你看！人家一看就知道，因為也沒興趣！對不對？我身高又這麼「高」！是不是？人家那個185的，那籃板跳下來，人家就用手去接，我就一直跳……就拍不到他的球。所以，每次上體育課，就在那邊念佛。我們老師也習慣了，老師也習慣了，運動，隨便拍一下就好了，身體健康，參加體育課就好了！體育課是必修的，體育課沒有過的話，你別想畢業！好！就在旁邊念佛，在這個籃球場裡面，念佛念到

一半，哇！又聞到那個香味。這第二次喔，還不是第一次，有一次在宿舍，我們那個十一點就要關燈，大一的時候，十一點宿舍都要關燈，到十點四十五的時候，就念佛，念佛，念佛……在十一點關燈的時候，別人有沒有聞到，我不知道，我自己有聞到，又是一陣一陣，一直很香很香的味道又出來，也沒有人點香啊，那種香也不是香水的香，那種香根本就是世間沒有的，像蓮花的香一樣的香，清香，你不會形容！但是，因為有看過印光大師的思想，知道這個不能執著，繼續精進，繼續念佛，就是這樣。

所以，那個應該說：感應太多太多次了，還好我們有正法的思想，我們也不受影響，繼續用功；證明極樂世界是實實在在的，確實存在的，感應是不可思議的，不是凡夫用凡夫的心要去推測佛的境界的，沒辦法的！所以，我們正知正見很重要的，有的人修得一點點感應，便誇大其辭了，這個就不好！所以，要降伏自我，不要被這個業力所轉。

底下說：由自心所幻現的，因而若有所見、若有所聞、若有所覺，盡皆如是。若有此等境界，須知實是自心現幻，莫執以為實，更切忌以為已有所證。此事極關重要。就是不能著相，不能著感應，千萬不行！若能如是覺知、信解，修行即離諸過，離諸過不困難，你只要離一切相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不會出問題的。

復次，阿難雖見自心現幻相，但仍不敢遽然完全肯定那就是他的見精，也就是，不敢猝然自以為自己真的「見性」了，真的親見自己的本性，這是由於他的善根力故，覺得自己仍有疑惑，因此沒有造成「未證說證」的大過。諸位！末法時期，台語講的最好：敢的人拿去吃！就是很多都犯這個大妄語戒，自己說自己是觀世音、文殊師利菩薩再來的，未證言證，他自己有通天的本領，是什麼幾地菩薩；諸位！你碰到這個啊，你千萬不要被蠱惑、不要被迷惑，你看到這個，未證也說證，自己就算很大的功夫，就像佛告訴我們的：是菩薩再來的，都怕人家知道了，哪有一直這樣子宣揚？一直這樣子廣告的？沒有人這樣子的！

所以，在這裡要勉勵諸位，出家、在家，千萬不能未證說證，誇大其辭，造大妄語業，這個是無間地獄的！在此他就提出自己的疑惑，求佛決疑。附及，末世禪者，很多像阿難這樣見到些許自心現的境界，便決然肯定，並向他人宣說他已「見性」或者是「開悟」了。阿難在此即為末世眾生作了一個很好的示範。讀者善思念之。諸位！你只要如如不動，一切不著，就沒事！你只要記住這一句話：一切不著就沒事；著就有事！

經文：「佛告阿難：「汝今所言，見在汝前，是義非實。若實汝前，汝實見者，則此見精既有方所，非無指示。且今與汝坐祇陀林，徧觀林渠及與殿堂，上至日月，前對恆河。汝今於我師子座前，舉手指陳是種種相：陰者是林，明者是日，礙者是壁，通者是空，如是乃至草樹纖毫，大小雖殊，但可有形，無不指

著。若必其見現在汝前，汝應以手確實指陳何者是見？阿難，當知若空是見，既已成見，何者是空？若物是見，既已是見，何者為物？汝可微細披剝萬象，析出精、明、淨、妙、見元，指陳示我，同彼諸物，分明無惑。」」

叫阿難指出來。**{註釋}**。「既有方所，非無指示」：既然有一定的方向與所在，即非無可指陳表示的；也就是，就應該指得出來它確實存在哪個位置。「草樹纖毫」：就是花草樹木，乃至纖細的毫末。「汝可微細披剝萬象」：「披」，就是分，開。就是剖析的意思。就是你可以把這個萬物之象細細地剖開、分析。

諸位！佛陀裡面……諸位！《心經》裡面講：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是什麼意思？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這個有沒有不同的含義？是有的！色不異空，就是把物質的現象界（就是色法），用分析的角度，你把它分析、剖析，你會發現：咦？慢慢的剖析，它竟然是空，這是叫做次第性的，用析空觀來慢慢的讓你了解，叫做色不異空，就是色法分析到最後，其實就是空無自性。空不異色，這一段是漸次第的讓你理解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這個是站在當下本體界的角度講的，色法，不用講，它就是空，一切相就是生滅、就是無常、就是緣起、就是如幻，沒什麼好談的。

所以，究竟如虛空，平等如法界，超越一切，挺一切物表，超越一切表相，就是我們本來的面目。因此說：佛法超越語言、文字、音聲、意識型態、邏輯的推論，為什麼？這些都是有次第的，由A推論到B；由B推論到C；由C推論

到D，這個叫做語言、文字、邏輯的推論，這個就是一般所能理解的次第，色法慢慢剖析，就是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要瞬間，回歸到瞬間，就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當下就是空，什麼是人？不可得，沒有這個人，就是無。

諸位！當你體會到這個「無」字的時候，就不得了，你就是挖到了摩尼寶珠；你就挖到了如湧泉的水井；你就挖到了無量的般若智慧；你就能夠體會無來無去，無增無減，無生無滅，這個「無」字就是無盡的寶藏，參禪、修學佛道，能悟出這個「無」字，從這個「無」下手去參，就見性，就解脫！譬如說：你痛恨一個人，或者是某一件事情很困擾你，你要告訴自己：沒有這個人，沒有這件事！知道嗎？有那個人嗎？你今天所有的言談、所有的爭執，是因為建立在緣起的角度講的，你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你就可以討論。

好！諸位！百年後，百年後，現在大家觀想一下，現在你我都變成一堆白骨，世尊常常叫你如是觀照、觀想，白骨，白骨，說法者無法可說，塵自生滅，自性不動，好！聽法的人也是剩下一堆白骨，好！我們就把骨頭放在你們的桌上，大家是不是一堆白骨？是！這白骨從什麼構成的？就是從元素構成的。好！萬法當體即空，既然無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，它就是這樣子，所有的語言、文字、意識型態、討論、爭執，到生命的終點，沒有意義；而我們就是活在沒有意義的世界裡面，不自覺知！是不是？

所以，我們為什麼要學佛？就是要活出生命的意義，喔！就是覺悟，原來如此！

生命原來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，就是覺性；生命還有更透徹的，就是每一個人的佛性，那多好！是不是？底下，「既有方所，非無指示」：既然有一定的方向與所在，即非無可指陳表示的；也就是，應該指得出來它確實存在哪個位置。

「草樹纖毫」：花草樹木，乃至纖細的毫末。「汝可微細披剝萬象」：「披」就是分，開。你可以把這個萬物之象細細的披開來分析。「同彼諸物，分明無惑」：就如同你能指陳其他那一些物體一樣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而沒有絲毫疑惑之處；如指著說：這就是樹，那就是池，一點沒有甚麼可遲疑之處。

457頁，{義貫}。「佛告阿難：汝今所言」，你的「見」性正現「在汝」面「前，是義非」是真「實。你這樣講是不對的！若」此見精「實」在「汝」面「前」，且「汝實」在可以親眼「見」到「者，則此見精」必定有個方所，此見精「既有」一定「方」向與「所」在，即「非無」可「指」陳表「示」者。「且」我「今與汝」皆「坐」在「祇陀林」中，於此可以「徧觀」樹「林」河「渠，及與殿堂」，乃至「上至日月，前對恆河」皆可一覽無餘。「汝今於我師子座前，」便可以「舉手」分明地「指陳」出「是」諸「種種」物「相」，如：「陰」涼「者是」樹「林，明」亮「者是日」，徧「礙者是」牆「壁」，開壑「通」達「者是」虛「空，如是乃至」花「草樹」木及「纖」細之「毫」末，其體之「大小雖」各「殊」別，「但可」（就是只要）「有形」體者，「無」能一一「指」陳「著」實。同樣的，「若必」定「其見」精顯「現在汝」目「前，汝應」能「以手確實指陳」出來，但是，就是指不出來！究竟「何者

是」你的「見」精呢？「阿難，當知」在我們當前的一切物象之中，「若」無形、無體的虛「空是」你的「見」精，虛空「既已成」為你的「見」精了，那麼，「何者」還可說「是」虛「空」呢？我們現前便不應再有虛空了，然而我們現前確實是有虛空存在，因此說這虛空是你的見精，便不能成立。既然無形無體的虛空不能是你的見精，那麼再假設，「若」有形有體的其他任何一「物是」你的「見」精，彼物「既已是」你的「見」精了，則「何者」仍「為」彼「物」？彼物應不再存在了。（然而我們現見彼物實仍存在，沒有變成別的什麼東西，因此說某物是你的見精，是不能成立的。）

萬一你若說你的見精是深藏在萬象或某物之中，那麼，「汝」便「可微細」地「披」分「剝」析「萬」物之「象」，而從其中分「析出」你那「精」純、光「明」、清「淨」、玄「妙」之「見元」（見精），來「指陳」以「示」於「我」，正如「同」你能指陳「彼諸物」體一樣，清楚「分明」而「無」絲毫疑「惑」之處。

經文：「阿難言：「我今於此重閣講堂，遠洎恒河，上觀日月，舉手所指，縱目所觀，指皆是物，無是見者。世尊，如佛所說，況我有漏，初學聲聞；乃至菩薩亦不能於萬物象前剖出精見，離一切物別有自性」。佛言：「如是，如是。」」這一段在告訴你：在萬象當中，你絕對剖不出見精的，就是離物另外有一個見性。所以，這一段叫做顯示見性不分，物象當下就是見性；見性當下就是物，不離物，也不即物；不是物，但是，不離物。佛言：如是，如是！

{註釋}。「指皆是物，無是見者」：手所能指得到的，都是無情物，並無我所說的見精。這個就是「物中無見精」，或「即物無見精」。在物象當中要剖析見性，是沒辦法的！

「如佛所說」：即上文佛說：「汝可微細披剝萬象，析出精明、淨妙見元，指陳示我。乃至菩薩，亦不能……」：「乃至」，超略之詞。義即：即使是羅漢、辟支佛，乃至菩薩，也無法從萬象當中披剝出精見，我們的見性。

{義貫}。：「阿難言：我今於此」大「重閣講堂，遠洎」（至）「恒河，上」則能「觀日月，舉手所指，縱目所觀」，手所能「指」得到的「皆是」無情「物」，而「無」一樣「是」我所說的「見」精「者」（指不出來，就是物無見）。在物體的當下，要剖析出那個見性，叫做即物無見。「世尊」，其次，正「如佛」方才「所說」，我可微細披剝萬象，把其中的見精分析出來，並指給世尊看，這點我實在做不到，意思是：指不出來。何「況我」仍是「有漏」的「初學聲聞」之人，怎麼有這樣的神通能耐。莫說初學聲聞，即使是得道的阿羅漢、辟支佛，「乃至菩薩，亦不能於萬物象前剖」析「出精」純之「見」性，沒辦法的！令之「離」於「一切物」而「別有」能見之「自性」（離物也找不到見性）。「佛」印可「言：如是。如是。」就是（如你所說，即物無見性可得，離物亦無見性可得。）

經文：「佛復告阿難：「如汝所言，無有見精離一切物別有自性；則汝所指是物之中無是見者。今復告汝：汝與如來坐祇陀林，更觀林苑，乃至日月種種象殊，必無見精受汝所指，汝又發明，此諸物中何者非見？」阿難言：「我實遍見此祇陀林，不知是中何者非見。何以故？若樹非見，云何見樹？若樹即見，復云何樹？如是乃至，若空非見，云何見空？若空即見，復云何空？我又思惟：是萬象中，微細發明，無非見者。」佛言：「如是，如是。」」這個「何者非見」更是重要，哪一個不是你的見性？剛剛從物中要剖析見性，剖析不出來；現在佛反過頭來：哪裡不是你的見性？意思：處處都是你的見性。這一段換另外一個角度。就是沒有一樣不是見性。

{義貫}。：「佛復告阿難：如汝所言」，一點也不錯：「無有見精，離」於「一切物」象而「別」（就是另外）「有自性」。換句話說：（離物無見性）；這裏就告訴我們：能見、所見是一不是二。然「則汝所指」之「是」諸「物之中」亦「無是見」性「者」，就是（即物也無見性）。我「今復告汝」：現在「汝與如來」都「坐」在「祇陀林」的講堂中，你今「更觀」此「林苑，乃至」上及「日月」，你可看到這「種種」物「象」皆各「殊」別，而你已說過，此諸物象中「必」定「無」有「見精」可「受汝所指」陳得出來，也就是（物中見性是不可得的）；那麼，「汝又」再進一步「發」揮闡「明」一下，「此諸物」象「中」，到底「何者非」是你的「見」性？

「阿難言：我實」在已「遍見此祇陀林」，但卻「不知是」萬象之「中，何者」確定「非」我之「見」性。「何以故」？為什麼呢？（這以下是阿難的真「參」了！）「若樹」決定「非」是我的「見」性所及，（樹中沒有我的見性），那你怎麼可以看到樹呢？二者既無交集，「云何」我能「見樹」？樹裏沒有見性，你如何看到樹呢？（因此說樹中決定沒有我的見性——物中無見——是不成立的。）反之，「若樹即」是我的「見」性，與我的見性合一、不二，「復云何」具有「樹」之形象，而非我身之形相？（因此說樹即是我的見性——物中有見——也是不對的。）「如是乃至，若」虛「空非」我之「見」性所及（虛空中無見），則「云何」我能「見」虛「空」？虛空裏面沒有見性，你怎麼能見到虛空呢？又「若」虛「空即」是我之「見」性，「復云何」具虛「空」之相，而非我之相？

如果虛空就是我的見性，那我們為什麼可以看到虛空？可見虛空不是我們的見性；虛空當中如果沒有我們的見性，那你又如何可以見到虛空？所以，即也不對，離也不對；離也對，即也對，佛法就是這麼不可思議了！

於是「我又」進一步如是「思惟」：於「是」諸「萬象中」，若「微細」加以開「發」顯「明」，則「無」一物而「非」我之「見」性「者」（萬象皆見，能見所見泯同為一。）諸位！不能被文字所迷惑，這個「一」是絕對，它不是一二三四的一，這裏一定要弄清楚！諸位！佛法講：已過量超數量，好！諸位！把筆放下來，現在我要告訴你一個觀念：如果，這是泥土，我們把這個泥土切

一切，捏一捏，一團、二團、三團，用世間人的觀念就是可以數的：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我們小時候，在田埂裏面挖出來那種泥土，這個就是世間人的觀念。說：一加一等於多少？二。是不是？世間人所共識的，一加一等於二，現在開始來了，這個泥團，和第二個泥團加在一起，攪和在一起，重新雕塑，一加一等於多少？一，一加一等於一。你告訴世間人，一加一等於一，他會說你是瘋子！我告訴你：數目是一種觀念。知道嗎？一加一加一……加到一百五十團，把所有的泥土統統加在一起，還是什麼？那當然是一啊！一是觀念、二是觀念、三是觀念、四是觀念，所有的數目字都是觀念。這個泥土的一本身並不可得。

有的人說：我的神識是一個。你的神識是一嗎？神識可以講一二三四五六七嗎？諸位！你們小時候有沒有生過蛔蟲？我小時候因為住的那個臺北豬屠口，衛生還不是怎麼好，吃下去那個有蛔蟲的，所以，我小時候肚子裏有蛔蟲。別怕別怕，現在沒有了，那個是小時候！我現在問了：你說我現在是一個生命嗎？還是二個、是三個、是四個？我這裏面如果有十條蛔蟲，那十條蛔蟲會蠕動，我是一條生命，那裏面是十條蛔蟲，你說生命總共多少條？包括我本身，是不是十一條？如果你要這樣討論的話，好！再來，我的細胞，如果把我所有身上的細胞，它細胞本身也有新陳代謝，你知道嗎？那麼，一個細胞當作是一個生命，你想想看，我這個色身叫做多少生命啊？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可以講的、可以討論的？

識是妄，本來就不能討論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所以，我們要瞭解，人死後，如果變成無量的臭蟲；有的人這樣寫：如果臭蟲死一半的話，靈魂就失去一半了！諸位！這個是方便說可以，方便度眾生是可以的，譬如說：一個人死後，變成一萬隻蚊子，那麼，是不是我這一條靈魂，變成一萬條靈魂呢？沒有靈魂，你蚊子怎麼活啊？所以，識是妄，不可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記得！識是妄，當體即空，不可以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所以，你講是一條生命，那是方便說。諸位！你全身有多少的蟲啊？

如果按照你這樣講的話，到哪裡都犯戒啊。你今天你重感冒，你得到濾過性病毒，感冒有病毒，你也不能打針啊！打針以後要殺死什麼？要殺死細菌呢！你也不能吃藥，吃藥也會殺死細菌呢！你也不能呼吸，空氣當中有沒有細菌？當然有，因為我們鼻孔有黏膜啊！有扁桃腺啊！你扁桃腺為什麼會發炎？它就是先鋒部隊嘛，抗拒病毒所產生的。所以，如果扁桃腺割掉的話，腦袋燒壞了都不知道！好！現在就有問題了，那你呼吸也殺眾生啊；你打針也殺眾生啊；你吃飯也殺眾生啊！佛陀告訴我們：這樣論斷就會很複雜，所以，佛陀定一個：不是用天眼的角度，只要肉眼看不到的，不算殺生。喔！那就ok了！

所以，佛陀當時在世的時候，有比丘往生以後，全身都長蟲，因為死了以後變成蛆，你知道嗎？變成蟲了。那些比丘僧團裏面，沒有一個人敢放火去燒這個比丘的屍體，沒有人敢啊！大家都在那邊猶豫的時候，實在不知道怎麼辦，這個屍體爛了、又臭了、又長蟲了，他就擱在那個地方，大家都不敢火化，怕犯

殺生戒。這個事情就去請示佛陀，佛陀就開示說：寄生者隨人身而生，隨人死而死。意思：隨這個色身，它才有辦法存活；隨這個色身毀滅了，這個寄生蟲統統沒有了，佛陀說：燒即可以！這比丘，佛陀講可以燒，才放火燒這個比丘的屍體，因為它是寄生蟲。所以，這個不殺生，不是什麼都不行，要看狀況、情形、情況。

所以，在這裏就更加的分析給你聽。有一個女眾很天才，她也很敢問，我也直接回答，她說：請問師父！我用那個避孕的，這樣也算殺精蟲了？用避孕的算殺精蟲嘛！你看，問到多麼的微細啊？你看，當法師多不簡單啊，連這個問題都要回答！我吃這個避孕的，這樣算不算殺生啊？我跟她講：不算！這佛講的，眼睛看不到，因為那個精蟲，如果沒有放大鏡、顯微鏡來看，是看不到的，就是說一點非常微細的，我們上生物課的時候，有個頭，一個尾巴。所以，一個小學生問，說：師父，師父！人從哪裡來？我說：人從變化而來的。他說：怎麼可能？我說：弟弟！你沒有聽過精蟲嗎？他說：喔！有有有！跟小學生講那麼多幹什麼？直接回答比較快！所以，我們要瞭解佛陀的戒律，重視它的精神，還有重視它的事相是沒有錯；但是，超過人力的範圍的，微細到眼睛看不到的，那就不算殺生了，這是佛經的律學上講的。

「佛」印證「言：如是，如是」。一切諸法無是見性，無非見性，不可思議。所以，萬象皆見，能見所見泯同為一。現在師父已經講過這個「一」的觀念，

一是幻，是沒有實體可得，是概念，你要超越它，你要超越這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觀念，那麼，所有的觀念、語言、數位，都是善巧方便而已。

{詮論}。在此段中，阿難由於佛之方便示導已漸漸開解了實法；見性非「即物而有」，亦非「離物而有」。因為見性非「依他起性」，依他起性就是緣起，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統統是緣起，緣起就是如幻。是故不依於物之「即」、「離」而成「有跟無」。

又，阿難最後所說：「是萬象中微細發明，無非見者。」這已經快接近即妄即真，一真法界的境界。但阿難於此無上理趣並還沒悟了，只是由於佛之加持與引導，而漸起如是勝解。

經文：「於是大眾非無學者，聞佛此言，茫然不知是義終始；一時惶悚，失其所守，如來知其魂慮變懼，心生憐愍，安慰阿難及諸大眾：「諸善男子，無上法王是真實語，如所如說，不誑不妄，非末伽黎四種不死矯亂論議；汝諦思惟，無忝哀慕。」

{註釋}。「茫然不知是義終始」：「是義」，即「物象之中無是見」及「物象之中無非見」。「終」，此道理最終的歸趣。「始」，此道理最初始的由來。

「一時惶悚，失其所守」：「惶」，驚。「悚」，懼。「所守」，一向所信守者。一向所信守依據的道理都動搖了，不知所從，因而惶恐不安。因為都是用

意識心。「魂慮變懼」：「魂」，神識。「慮」，心思。「變」，驚動。「懼」，懼。

「無上法王」：「法王」，即佛，以佛於法自在，故為法中之王；如世間之國王，於其國中自在，故稱國王。

「如所如說」：第一個「如」，依據。第二個「如」，真如。佛一切所說，都是依據其所自證的真如之理而說，故無妄說，無不實說。諸位！這個說法就有本。所以，有一句話你必須注意：若不悟道，說法無本，就是你不開悟，你的講經說法沒有依據，你只能依據前人所遺留下來的經典念一念；前人遺留下來的經典，萬一註釋錯了，你也不知道，你說法無本啊！所以，大徹大悟對一個講經說法的人來講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你不悟，就是不知道佛的心是什麼？故無妄說，無不實說。

「不誑不妄」：「誑」，欺騙。「妄」，虛妄不實。妄語心是一種粗煩惱，這種煩惱連阿羅漢都已經斷了，更何況是佛，是故佛一定是不會打妄語的。莫說佛不妄語，即使在家居士持五戒清淨者，已能不妄語，更何況佛已於無量功德皆已成就，怎麼還會妄語呢？其理甚明。故知佛語諦實，決定不虛。

「四種不死」：末伽黎言：若依四種論，而一生不隨便亂答人，死後便可生「不死天」，其四種論為：「亦變亦恒、亦生亦滅、亦有亦無、亦增亦減。」如果

有人問：萬法為何？萬法亦變亦恒、萬法亦生亦滅、萬法亦有亦無、萬法亦增亦減。反正他一回答，就是模稜兩可。其言皆兩可，終無決定。他這個是沒有見性了。其實此種議論即墮於「四句」中的「雙亦」，其病在於於理糊塗、不知分辨揀擇，故模稜兩可。這種議論很象古希臘的極端之懷疑論者(Skeptic)，亦即詭辯學家(Sophist)，或不可知論者(Agnostics)等之言論。

「矯亂論議」：「矯」，詐也。「亂」，紊亂。謂矯詐混淆是非之論。「無忝哀慕」：「忝去一弓√」，辱，辜負。「哀」，指如來之哀潛。「慕」，指你們的仰慕。此謂不要辜負了如來對你們的哀愍，以及你們對聖道的仰慕之情。

{義貫}。「於是」與會之「大眾」中尚「非」證「無學」地的有漏「者，聞佛此言」，即心下，「茫然不知是義」理最「終」之歸趣及最初「始」之由來，始終都沒有辦法理解佛心。因而「一時」都驚「惶悚」懼，而頓「失其」一向「所」信「守」之理，因為以前都是用意識心，意識心被佛所呵叱，現在進不去也下不來，就哽在那邊，不知怎麼辦。佛的心性未悟；可是，意識心又被呵叱：妄識非心無處、非真。莫知所從。「如來知其」神「魂」思「慮」驚「變懼」懼，故「心生憐愍」，而「安慰阿難，及諸大眾」言：「諸善男子」，佛為已成「無上」道之「法王」，於一切法而得自在，故所作言論皆「是真實語」，皆「如」其「所」證之真「如」實理而「說」，從「不」欺「誑」、亦「不」虛「妄」，並「非」如外道六師中之「末伽黎」所立之「四種」虛妄議論，謂依彼修即可生於「不死」天，彼所言說實是「矯」詐混「亂」是非之「論議」；

汝」等於佛所說須「諦」實「思惟」修行，方「無忝」負如來對你們的「哀」愍以及你們對聖道之仰「慕」之初心。

{詮論}。阿難雖已漸漸領會自己所說的「物象之中無是見性」，及「物象之中無非見性」，不能離物，但也不是物。然而那多半是如來一步步引導攝化的結果；所以據實而言，阿難現在只是比較不那麼執著，比較不「迷妄」，什麼叫迷妄？你只要定位就迷妄；一定怎麼樣就迷妄；執，這樣就是迷妄，我們就是把自己這個四大定位成「我」，那麼，一切痛苦、執著，統統顛倒了！且其目前所解、所言，亦有一半是情勢所引，故離自悟親證現量境界，尚有一段距離。以其頓失一向所守，如人流離失所，無依無靠，故如來安慰他們，且開示他們說如來不妄語，而如來所說的「無是見、無非見」，為示諸法之實相，大異於外道之不定論者，切不可混為一談，因為如來的「物中無是見」，是為了「遣妄」（就是破妄執）；把執拿掉，清淨自性就顯。「物中無非見」為遣妄之後之「還真」，令皆入一真如實相。

諸位！佛法就是這樣，二個階段：第一個，徹底否定緣起的假相；第二個階段，徹底肯定真心的存在；第三、回歸當下，否定、肯定同時，回歸當下，一念之間全部具足。

有一個人來到講堂問：師父！我看了「涅槃」是不生不滅，我實在不能理解，為什麼叫做不生不滅呢？師父！能不能用善巧方便，把不生不滅快速一點的讓

我理解呢？我說：很簡單！不生不滅怎麼解呢？前念妄想不生，後念智慧不滅，就是不生不滅。令即入一真如實相，然妄執不破，真不可入，是故先遣。
所以，三藏十二部經典，統統就是破妄顯真，統統是告訴你這個。



勤修清淨波羅蜜 恆不忘失菩提心

滅除障垢無有餘 一切妙行皆成就

Email: dakuan00@yahoo.com.tw

佛教經典功德會 釋大寬法師 合十 分享

電子書免費下載 PDF for Apple iPad Acer ASUS HTC WIKI

<http://www.muni-buddha.com.tw/book/>